

《杨文公谈苑》考

许净瞳

摘要：《杨文公谈苑》是杨亿在真宗朝与人闲谈时由其门人黄鉴记录下来的一部笔记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本文旨在通过与重要史料的比勘，订正《谈苑》本身的一些错误与他书讹误。如“王彦超”条记载宋太祖投奔王彦超时，他正担任凤翔节度使，然而查考史书发现，当时王彦超所任乃是复州节度使。在宋太祖一朝，王彦超还担任过永兴军节度与凤翔节度使，在开宝二年才罢节镇，两次入朝都曾与宋太祖宴饮，《谈苑》则将前后两次混淆为一次。

关键词：《杨文公谈苑》；考订

中图分类号：K204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1)04-0023-06

《杨文公谈苑》是由杨亿口述、黄鉴笔录、宋庠整理而成的一部笔记^①。根据宋庠的序可知，这部笔记是杨亿在真宗朝与人闲谈时由其门人黄鉴记录下来的，最初起名为《南阳谈藪》，宋庠为之删减、分门别类后改名为《杨文公谈苑》。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后，已经亡佚。今人李裕民先生爬梳文献，从《宋朝事实类苑》、《类说》等书里辑录出234条佚文。李先生所辑的各条，均以他本进行对校，有异者出校记，并依内容全部拟题、标出顺序号，为阅读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只是笔记著作的记事极易产生谬误，更何况《杨文公谈苑》所录并非杨亿本人笔削，书成众手，又经过后人的整理、流传、刊刻，因而在此过程中产生讹误是在所难免的。

本文旨在通过与重要史料的比勘，订正《杨文公谈苑》本身和其他一些重要书籍的一些错误以及可疑之处，以便于发掘《杨文公谈苑》一书的史料价值。而后世传抄中产生的讹误，诸如王全斌伐蜀误作伐蜀、钱邓帅误作钱邓师等多处明显属于后世传写之误则不作探讨。

1、王彦超

太祖微时，尝游凤翔，王彦超遣十千遣之。后即位，悉徵藩侯入觐，宴苑中，纵酒为乐，诸帅竞论畴昔功勋，惟彦超独言：“久忝藩寄，无功能可

纪，愿纳符节，入备宿卫。”上喜曰：“前朝异事安足论，彦超之言是也。”后从容语彦超曰：“卿当日不留我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蹄涔之水，安可容神龙？万一留止，又岂有今日之事？帝王受命，非细事也。”上益喜，曰：“当复遣卿还镇，一政以为报。”余诸帅悉归班。

《宋史》卷255《王彦超传》载：太祖“谓彦超曰：‘卿昔在复州，朕往依卿，何不纳我？’”^②《东都事略》卷19《王彦超传》所记同^③。《宋史》本传又云：“汉初，领岳州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，出为复州防御使。周祖平内难后，北征契丹，以彦超为行营马步左厢都排阵使，……（周显德）六年夏，移镇凤翔。恭帝嗣位，加检校太师、西面缘边副都部署。”^④另外查考《旧五代史》与《新五代史》中王彦超的仕宦经历与《宋史》本传相同，可知王彦超移镇凤翔在显德六年（959年）。《宋史》卷1《太祖本纪》云：“汉初，漫游无所遇，舍襄阳僧寺。……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，应募居帐下。”^⑤据《旧五代史》卷110《周太祖本纪》记载：周太祖郭威以枢密使征李守贞在汉乾祐元年（948年），平内难在乾祐三年，远远早于王彦超镇凤翔之时^⑥。故宋太祖投奔王彦超时，王彦超应为复州节度使，

①李裕民辑校《杨文公谈苑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本文所列条目标题、序号全部依照此书。

收稿日期：2011-04-06

作者简介：许净瞳（1982-），女，湖南岳阳人，南京大学文学院09级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②（元）脱脱等撰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8912页。
③（宋）王偁《东都事略》，（台湾）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丛刊，第四种，1991年初版，第342页。
④《宋史》，第8911-8912页。
⑤《宋史》，第2页。此李守真即《旧五代史》、《新五代史》中周太祖所征之李守贞。
⑥（宋）薛居正等撰《旧五代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1450-1452页。

《谈苑》所记为“凤翔”误。且复州地近襄阳，合乎宋太祖微时游历。

又据《宋史·王彦超传》载：“（移镇凤翔）宋初，加兼中书令，代还。太祖与彦超有旧，因幸作坊，召从臣宴射，酒酣，谓彦超曰：‘卿昔在复州，朕往依卿，何不纳我？’彦超降阶顿首曰：‘勺水岂能止神龙耶！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者，盖天使然尔。’帝大笑。彦超翌日奉表待罪，帝遣中使慰谕，令赴朝谒。未几，复以为永兴军节度。……乾德二年，复镇凤翔。……开宝初，彦超自凤翔来朝，与武行德、郭从义、白重赞、杨廷璋俱侍曲宴。太祖从容谓曰：‘卿等皆国家旧臣，久临剧镇，王事鞅掌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。’彦超知旨，即前奏曰：‘臣无勋劳，久冒荣宠，今已衰朽，愿乞骸骨归丘园，臣之愿也。’行德等竟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，帝曰：‘此异代事，何足论？’翌日，皆罢行德等节镇。”^①可知，在宋太祖一朝，王彦超还担任过永兴军节度与凤翔节度使，在开宝二年才罢节镇，两次入朝都曾与宋太祖宴饮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的日期分别是：建隆二年（961年）三月癸亥和开宝二年（969年）冬十月己亥^②。前一次宴饮王彦超未罢节镇，后一次才真正地被宋太祖收了兵权。《谈苑》将前后两次宴饮混淆为一次。

16、左右侍禁

本朝太宗雍熙四年，增置左右侍禁。

据《宋史》卷5《太宗本纪》载：“（淳化二年春正月）乙酉，置内殿崇班、左右侍禁。”^③又《东都事略》卷48载：“国初承旧以供奉官、左右班殿直为三班，立都知行首领之。又有殿前承旨班院，别立行首领之。端拱已后分东西供奉，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职，皆领于三班，三班之称亦不改。”^④虽然《东都事略》没有说明置左右侍禁的具体时间，然而端拱年号在雍熙之后。由此可知，《谈苑》关于设置左右侍禁的时间的记载有误，当从《宋史》作淳化二年。

17、三班奉职

宋朝建国之初，承旧制，有殿前承旨。雍熙四年，改为三班奉职。

据《宋史》卷5《太宗本纪》载：“（淳化二年春正月）乙酉，置内殿崇班、左右侍禁，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。”^⑤又《长编》卷32载：“淳化二年春正月，先是，供奉官、殿直有四十年不迁者，

乙酉，始置内殿崇班在供奉官之上，左右侍禁在殿直之上，差定其奉给，以次授之。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。”^⑥由此可知，《谈苑》关于三班奉职的设置时间的记载有误，应当是淳化二年。

18、三班借职

旧制有借职承旨，太宗雍熙中，改曰三班借职。自供奉至借职，其员无数，亦汉三郎署比也。

据《长编》卷32载：“（淳化二年春正月乙酉）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，端拱中置借职承旨，于是改为三班借职。”^⑦又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卷4载：“淳化二年春正月，置内殿崇班等职。（注：左右侍禁，三班奉职、借职）”^⑧由此可知，《谈苑》关于三班借职的设置时间的记载有误，应当是淳化二年。

43、比试制诰

张去华任拾遗，上言：‘今制诰张澹不才，愿得比试。’诏令中书引试，澹果不胜，去华迁补阙，澹罢知制诰。去华负时名，虽胜，遂为清议所鄙，而澹亦当引退，岂宜与新进士争锋？其亦失也。

据《长编》卷5载：“（乾德二年春正月）丁亥，祠部郎中、知制诰、充史馆修撰南阳张澹责授左司员外郎。以秘书郎、直史馆张去华为右补阙，赐袞衣、银带、鞍勒马。先是，去华上章诉居官久次，且言澹及祠部员外郎、知制诰卢多逊等文字肤浅，愿得校其优劣。上即诏澹等与去华偕试讲武殿，命翰林学士承旨陶谷、知制诰高锡等考之。澹所对策不应问，故责。澹、锡素不相能，锡因教去华讪其短，又与谷共党去华而黜澹。朝议薄去华轻躁，自是凡十六年不迁。”^⑨又《宋史》卷269《张澹传》与《宋史》卷306《张去华传》皆载此事，然《宋史·张澹传》记此事在建隆二年。^⑩考《宋史》卷306《张去华传》载张去华建隆二年举进士甲科。^⑪由此可知，比试制诰当在乾德二年，而非建隆二年。《宋史·张澹传》所载有误。

又，考张去华生平，并未担任过拾遗一职，《谈苑》误。

44、两制作诗赋

晋开运中，诏两制各作诗赋一篇，付礼部，为考试之目。李恹独曰：“恹识字有数，因人成事，使令衣白袍入贡部，下第必矣，胡能作文章，为世

①《宋史》，第8912页。

②（宋）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42页。见《长编》卷10，第233页。

③《宋史》，第86页。

④《东都事略》，第721页。

⑤《宋史》，第86页。

⑥《长编》，第710页。

⑦《长编》，第710页。

⑧（宋）陈均编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84页。

⑨《长编》，第118页。

⑩《宋史》，第9249页。

⑪《宋史》，第10108页。

楷模？”终不肯作。

据《旧五代史》卷92《李恽传》载：李恽“天成初，复拜中书舍人，充翰林学士，在职转户部侍郎右丞，充承旨。时常侍张文宝知贡举，中书奏落进士数人，仍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，下礼部，为举人格样。学士窦梦徵、张砺辈撰格诗格赋各一，送中书，宰相未以为允。梦徵等请恽为之，恽笑而答曰：‘李恽识字有数，顷岁因人偶得及第，敢与后生髦俊为之标格！假令今却称进士，就春官求试，落第必矣。格赋格诗，不敢应诏。’”^①《新五代史》卷五十五《李恽传》亦载此事。^②又《旧五代史》卷六十八《张文宝传》载：“庄宗即位于魏州，以文宝知制诰，历中书舍人、刑部侍郎、左散骑常侍、知贡举，迁吏部侍郎。”^③又《旧五代史》卷68《窦梦徵传》载：“天成初，迁中书舍人，复入为翰林学士、工部侍郎。”^④查检《登科记考》卷25，张文宝知贡举在后唐天成五年。^⑤由此可知，两制作诗赋事应当在后唐天成时，而非后晋开运年间，《谈苑》记载有误。

47、筑太一宫

太平兴国中，方士楚芝兰上言：“按《太一经》五福太一为天九贵神，凡行五宫，四十五年一徙，今当入吴分，五福所至，民获其祐，宜筑宫于苏州。”太宗从之。宫成，芝兰又言：“祠太一于吴，但福及吴民，可徙筑京城南三十里苏村。”遂改筑新宫。……

据《宋史》卷461《方技传》载：楚芝兰“以占候有据，擢为翰林天文。授乐源县主簿，迁司天春官正、判司天监事。占者言五福太一临吴分，当于苏州建太一祠。芝兰独上言：‘京师帝王之都，百神所集。且今京城东南一舍地名苏村，若于此为五福太一建宫，万乘可以亲谒，有司便于祇事，何为远趋江外，以苏台为吴分乎？’舆论不能夺，遂从其议，仍令同定本宫四时祭祀仪及醮法。”^⑥又《长编》卷24载：“（太平兴国八年五月）司天春官正襄城楚芝兰上言：‘京师帝王之都，百神所集。今城之东南，一舍而近，有地名苏村，若于此为五福太一作宫，则万乘可以亲谒，有司便于祇事。何为远趋江水以苏台为吴分乎？’议者不能夺。”^⑦

由此可知，最初提出在苏州建五福太一宫的并不是楚芝兰，他只上言在苏村建宫一事，《谈苑》

将两人误作一人。

74、太宗署名祈雨

至道二年夏，大旱，遣中使分诣五岳祈雨，学士草祝，上自书名，随其方设香，再拜而遣之。王禹偁时在翰林，上言：“五岳视三公，从前祝版御署，已逾礼典，固无君上亲书之理。”上署之纸尾云：“昔成汤剪爪断发，禘桑林之社，尚无爰，矧为百姓请命，岂于笔札而有所惜哉？”

《长编》卷37载至道元年二月甲申记此事。^⑧又五月甲寅记王禹偁贬知滁州。^⑨又卷42至道三年记刑部郎中、知扬州王禹偁准诏上书言事。^⑩又《宋史》卷293《王禹偁传》载：“至道元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知审官院兼通进、银台、封驳司。诏命有不便者，多所论奏。孝章皇后崩，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，群臣不成服。禹偁与客言，后尝母仪天下，当遵用旧礼。坐谤讟，罢为工部郎中、知滁州。……移知扬州。”^⑪

由以上可知，至道元年五月，王禹偁为翰林学士坐谤讟被贬滁州，后又移知扬州，不可能至道二年夏，再作为翰林学士上言。此事当依《长编》系于至道元年二月。

100、窦仪不攻人之短

窦仪，开宝中为翰林学士，时赵普专政，帝患之，欲闻其过。一日召仪，语及普所为多不法，且誉仪早负才望之意。仪盛言普开国勋臣，公忠亮直，社稷之镇。帝不悦，仪归，言于诸弟，张洎引满，语其故曰：“我必不能作宰相，然亦不诣朱崖，吾门可保矣。”既而召学士卢多逊，尝有憾于普，又喜于进用，遂攻普之短，果罢相，出镇河阳。普之罢甚危，赖以勋旧脱祸。多逊遂参知政事，作相。太平兴国七年，普复入相，多逊有崖州之行，是其言之验也。仪弟俨、侃、偁、僖，并举进士，父禹钧，范阳人，为左谏议大夫致仕，诸子皆成名，士风家法，为一时之表。……

据《宋史》卷263《窦仪传》载：“（乾德）四年秋，知贡举。是冬卒，年五十三，赠右仆射。”^⑫此外《长编》卷7载：“（乾德四年十一月）癸丑，仪卒。”^⑬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卷1亦载：“（乾德四年）十二月，窦仪卒。”^⑭可知乾德四年窦仪已卒，不可能在开宝中还有活动。《谈苑》有误。

①《旧五代史》，第1224页。

②（宋）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638页。

③《旧五代史》，第905页。

④《旧五代史》，第904页。

⑤（清）徐松《登科记考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971页。

⑥《宋史》，第13500-13501页。

⑦《长编》，第545页。

⑧《长编》，第809页。

⑨《长编》，第813页。

⑩《长编》，第896页。

⑪《宋史》，第9795页。

⑫《宋史》，第9094页。

⑬《长编》，第182页。

⑭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，第24页。

另外，据《宋史》卷 210《宰辅表一》记载：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，赵普“自太子太保加守司徒兼侍中、昭文馆大学士。”^①则赵普复入相为太平兴国六年。《宋宰辅编年录》所记赵普复入相时间相同，^②故《谈苑》所记太平兴国七年有误。

101、潘承裕

潘承裕，建安人，有才识，名重于州里。王延政建国，欲以为相，承裕力谏其僭号，不受伪署，延政将杀之，虑失人心，囚于私第。江南平建州，甚礼重之，以为礼部侍郎，判福建道。凡一道之征租、狱刑、选举人物，皆取决焉。告老，以尚书致仕，归洪州西山。子慎修，亦为要官，台城危蹙，入都为置宴使，馆怀信驿，时后主弟从镒先入贡，亦留驿中。每王师克捷，外庭入贺，邸使督金帛之献，慎修独建议，以国将亡，而旅贺非礼，但奉方物，以待罪为名，斯可也。太祖大喜，谓使者有礼，立遣易供帐物，加赐牢醴，深叹重之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卷 283：“闽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，国号大殷，大赦，改元天德。……以节度判官潘承祐为吏部尚书，节度巡官建阳杨思恭为兵部尚书。未几，以承祐同平章事。”^③又载：“（后晋天福八年）五月，殷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潘承祐上书陈十事，……殷王延政大怒，削承祐官爵，勒归私第。”^④又马令《南唐书》卷 10 载：潘承祐“仕吴为光州司法参军，……因弃官归闽岭，及王氏据闽，仕至大理少卿，王延政镇建州，辟为度支判官，延政与福州构隙，承祐极谏，不纳。会晋安使至，延政大阅以誇示之，辞气益悖。承祐长跪固谏，其言甚切，延政大怒，谓军士曰：‘汝可为，我食判官肉。’……及延政僭号，以为吏部尚书，而用其幸臣杨思恭为仆射，承祐复争，遂逐承祐归私第。查文徽下建州，以礼致之。元宗以为卫尉少卿迁鸿胪卿，委以南方之事，……以礼部尚书致仕。卒于洪州西山。其子慎修官至员外郎。”^⑤

考在闽任官又至南唐以礼部尚书致仕者仅潘承祐一人，并无潘承裕，《谈苑》此处当是形近而误。另外，查考潘承祐的仕宦经历，王延政称帝后为宰相，其与闽主王延政决裂是由于任用幸臣杨思恭为仆射等事，而非《谈苑》所云“不受伪署”。

105、诸监炉铸钱

江南因唐旧制，饶州置永平监铸钱，岁六万贯。江南平，增为七万贯，常患铜少。张齐贤任转运使，

求得江南旧承旨丁钊，尽知信、建等州各铜铅处，齐贤即调发丁夫采之。初年增十数倍，明年得铜铅八十五万斤，锡六十万斤，因杂为铅锡钱铸三十六万贯，以钊为殿前承旨，领三州铜山。先是永平监所铸钱，用开通元宝钱法，肉好周郭精好。至是杂用铅锡，兼失古制，数虽增而钱恶。……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，分于池州置永宁监，建州置永丰监，并岁铸钱二十万贯，以铅山铜给之。既有所泄，价仍复旧，而工徒并集。杭州置保兴监，凡四监，岁铸百余万贯，为极盛矣。……予在史局，因录唐制与今王丞相，后数月，有诏暑月诸监减半工，盖主上勤恤之志也。

据《宋史》卷 180《食货志》载：“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，平江南，增为七万贯，而铜、铅、锡常不给。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，能知饶、信等州山谷产铜、铅、锡，乃便宜调民采取；且询旧铸法，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，即诣阙面陈。八年，诏增市铅、锡、炭价，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、铅三十六万斤、锡十六万斤，岁铸钱三十万贯。补钊殿前承旨，领三州铜山。”^⑥又《长编》卷 24 载：“齐贤乃访得江南承旨丁钊，历指饶、信、虔州山谷产铜、铅、锡之所，又求前代铸法，惟饶州永平监用唐开元钱料，坚实可久，由是定取其法，岁铸三十万贯，凡用铜八十五万斤，铅三十六万斤，锡十六万斤。齐贤即诣阙面陈其事。”^⑦又《名臣碑传琬琰集》下卷 2《张齐贤传》载：“齐贤乃访得承旨丁钊，历指饶、信、虔山谷产铜、铅、锡之所。又求前代铸法，为饶州永平监，用唐开元钱料，坚实可久，由是定取其法，岁铸五十万贯，凡用铜八十五万斤、铅三十六万斤、锡十六万斤。齐贤即诣阙，面陈其事。”^⑧

《名臣碑传琬琰集·张齐贤传》题下注出自《实录》，则《谈苑》、《宋史·食货志》、《长编》相关记载皆源出于此。不过《名臣碑传琬琰集·张齐贤传》记载的岁铸钱数量由 30 万贯变为 50 万贯，应是形近而误，由此可推《宋史·食货志》所记之所得铜的数量也应该是形近而误。且既然是造铜钱，不可能用锡 60 万斤，《谈苑》此处系颠倒致误，当据《长编》卷 24 记载乙正。此外，开采所得铜铅数量不可能共 85 万斤，《谈苑》此处“铅”字当为衍字。

又，《宋史》卷 180《食货志》载：宋初“时铜钱有四监：饶州曰永平，池州曰永丰，江州曰广宁，建州曰丰国。京师、昇鄂杭州、南安军旧皆有

①《宋史》，第 5424 页。

②（宋）徐自明撰、王瑞来校补《宋宰辅编年录校补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第 29 页。

③《资治通鉴》，第 9246-9247 页。

④《资治通鉴》，第 9250-9251 页。

⑤（宋）马令《南唐书》，《四部丛刊》本续编，卷 10。

⑥《宋史》，第 4377 页。

⑦《长编》，第 541-542 页。

⑧（宋）杜大珪编《名臣碑传琬琰集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 450 册，第 677 页。

监，后废之。”^①《宋史》卷5《太宗本纪》载：“（至道二年）冬十月己未，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。”

^②《玉海》卷180载：“至道二年十月己未，池州新置钱监，赐名永丰。先是，饶之永平，岁铸四十万贯，……（咸平二年五月）建州置丰国监，江州置广宁监。”^③《长编》卷97载：“（天禧五年）钱币之制，有铜、铁二等。凡铸铜钱有四监，饶州曰永平，池州曰永丰，江州曰广宁，建州曰丰国。”^④然而据《旧五代史》卷146《食货志》载：“江南因唐旧制，饶州置永平监，岁铸钱；池州永宁监、建州永丰监，并岁铸钱；杭州置保兴监铸钱。”^⑤

由以上记载可知，池州永宁监、建州永丰监与杭州保兴监都是五代时的旧铸钱监，而池州的永丰监、江州的广宁监和建州的丰国监，这三监则是北宋新建的铸铜钱之所。杨亿既然在史馆时曾“录唐制与今王丞相”，则所谈应涉及五代时南唐铸钱监，《谈苑》此处可能有脱漏。

135、佛经

佛经之入中国，自竺法兰、摩腾二师。以后汉明帝时，暨至白马寺，首译《四十二章经》。历晋及十六国南北朝暨唐，皆有梵僧自五天竺来，及华人之善竺音者，迭相翻译，讫开元，录凡大小乘经律论圣贤集共五千四十八卷。至贞元，又别录新经二百余卷。元和之后，译经遂废。太宗太平兴国初，有梵僧法贤、法天、施护三人，自西域来，雅善华音，太宗宿受佛记，遂建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。……

据《长编》卷23载：“唐自元和以后，不复译经。江南始用兵之岁，有中天竺摩伽陀国僧法天者至鄜州，与河中梵学僧法进共译经义，始出无量寿尊胜二经、七佛赞，法进笔受缀文，知州王龟从润色之，遣法天、法进献经阙下。太祖召见慰劳，赐以紫方袍。法天请游名山，许之。上即位之五年，又有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天息灾、乌填曩国僧施护继至，法天闻天息灾等至，亦归京师。”^⑥又《玉海》卷168载：“兴国五年，北天竺僧天息灾与施护各持梵夹来献（息灾赐名法贤），及中天竺僧法天（开宝七年至）有意翻译。”^⑦

由此可知，法天开宝时已至中土并献经阙下，太平兴国五年，天息灾才与施护来中国。法贤（即天息灾）与法天并不是同一年从西域来的。故《谈苑》记载有误。

①《宋史》，第4379页。

②《宋史》，第100页。

③（宋）王应麟辑《玉海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联合出版，1987年，第3311页。

④《长编》，第2261页。

⑤《旧五代史》，第1949页。

⑥《长编》，第522-523页。

⑦《玉海》，第3080页。

139、云豁入定

吉州西峰宝龙院僧云豁，常入定，岁余一出。大中祥符三年，上遣中使赵履信取至阙下，宣于北御园舍中，扃鐍之，月余始出定。苦告求归，厚赐以遣之。

《禅林僧宝传》卷8《南安岩岩禅师传》载：“禅师讳自严，生郑氏，……游方至庐陵，谒西峰耆宿云豁。豁者，清凉智明禅师高弟，云门嫡孙也。太宗皇帝常诏至阙馆，于北御园舍中习定，久之，恳之还山。公依止五年，密契心法。辞去，渡怀仁江。”^⑧

《谈苑》明言此事发生在大中祥符三年，当时杨亿仕宦朝中，应可信。

140、郭忠恕

郭忠恕，字恕先，以字行。能属文，善史书。周广顺中，累为《周易》博士，贬乾州司户。……

据《宋史》卷442《文苑传》载：郭忠恕“周广顺中，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，改《周易》博士。建隆初，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。……坐贬为乾州司户参军。”^⑨又《长编》卷2载：“（建隆二年八月）国子周易博士郭忠恕被酒，与太子中舍符昭文喧竞于朝堂。……己未，责忠恕为乾州司户参军。”^⑩《东都事略》卷113所载相同。^⑪

由此可知，郭忠恕在周广顺中一直担任《周易》博士，到太祖即位尚任此职，被贬为乾州司户参军是在建隆时，《谈苑》有误。

150、钱鏐治目疾

公言钱鏐年老，一目失明，闻中朝国医胡某者善医，上言求之。晋祖遣医泛海而往，医视其目曰：“尚父可无疗此，当延六七岁寿。若决痼去内瘳，眼即复旧，但虑损福尔。”鏐曰：“吾得不为一目鬼于地下足矣。愿医尽其术以疗之，当厚报。”医为治之，复故。鏐大喜，凡赂医金帛宝带计五万缗，具舟送医归京师。医至，鏐卒，年八十一矣。医之孙收得鏐与其祖书数幅，鏐曾孙惟演赎得之，亲见焉。

据《五代史补》卷2载：“钱鏐末年患双目。有医人不知所从来，自云：累世医内外障眼，其术在于用针，无不效者。鏐闻，召而使观之。医人曰：‘可治。然大王非常人，患殆天与之。若医是违天理也，恐无益于寿，幸思之。’鏐曰：‘吾起自行’

⑧（宋）沙门惠洪《禅林僧宝传》（佛光大藏经本），佛光出版社，1994年初版，第250页。

⑨《宋史》，第13087-13088页。

⑩《长编》，第53页。

⑪《东都事略》，第1740-1741页。

伍，跨有方面，富贵足矣。但得两眼见物，为鬼不亦快乎？’既而下手，莫不应手豁然。缪喜，所赐动以万计，医人皆辞不受。明年，缪卒。”^①然《医说》卷4载钱缪患一目。^②钱缪曾孙钱惟演与杨亿同朝为官且交好，杨亿所得信息当更为准确。

153、置御书院

翰林学士院，自五代已来，兵难相继，待诏罕习王书，以院体相传，字势轻弱，笔体无法，凡诏令刻碑，皆不足观。太宗留心笔札，即位之后，募求善书，许自言于公车。置御书院，首得蜀人王著，以士人任簿尉，即召为御书院祇候，迁翰林侍书。……

据《宋史》卷296《王著传》载：“蜀平赴阙，授隆平主簿，凡十一年不代。著善攻书，……太宗以字书讹舛，欲令学士删定，少通习者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转运使侯陟以著名闻，改卫寺丞、史馆祇候，委以详定篇韵。六年，召见，赐绯，加著作佐郎、翰林侍书与侍读，更直于御书院。”^③又《长编》卷23载：“初，上以字学讹舛，欲删正之，学士少能通习，或荐赵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，唐相方庆之后，书有家法，乃召为卫尉寺丞、史馆祇候，令详定篇韵。在史馆逾四年，（太平兴国七年六月）甲戌，迁著作郎、充翰林侍书。”^④

考王著任翰林侍书之前为史馆祇候而非御书院祇候，故《谈苑》记载有误。

162、武行德

武行德，太原榆次人，身長八尺余，绝有膂力，以负薪自给，里人号为一谷柴。晋祖在镇州日，因出猎，行德方入城鬻薪，避道左。……

据《宋史》卷252《武行德传》载：“武行德，并州榆次人，身長九尺余，材貌奇伟，家甚贫，常采樵鬻之自给。晋祖镇并门，暇日，从禽郊外，值行德负薪趋拱于道左，晋祖见其魁岸，又所负薪异常，令力士更举之，俱不能举，颇奇之，因留帐下。”^⑤又《旧五代史》卷75《晋高祖纪》载：晋高祖石敬瑭长兴二年十一月，为太原尹。应顺元年三月，移镇常山（即镇州）。清泰元年五月，复授太原节度使。^⑥则并州与镇州皆是晋高祖曾镇守之地。然而武行德既生长并州乡里，则以《宋史》的记载为是，《谈苑》有误。

188、苏协

苏易简父协，蜀中举进士，性滑稽。易简任翰林学士，协为京府掾，时亲王为尹。每朔旦，父子冠带晨起，协诣府，易简入禁中。协笑谓人曰：“父参其子，子朝其父，斯事亦倒置矣。”初协为汝州司户，易简通判苏州，书与易简曰：“吾在汝，汝在吴，吾思汝，汝知之乎？”其好谈谐如此。

据《宋史》卷266《苏易简传》载：苏易简“（太平兴国五年）举进士。……解褐将作监丞，通判昇州，迁左赞善大夫。”^⑦《东都事略》卷35亦载：“苏易简……为将作监丞，通判昇州，入为右拾遗、知制诰、除翰林学士。”^⑧考《宋史·苏易简传》可知他一生并未有过通判苏州的经历。《谈苑》记载苏易简通判苏州有误，当为昇州。

194、张格献曲

孟蜀后主，凡命宰相，必徵《感皇恩》二章为谢。有张格者拜相，其所献之曲，有‘最好是，长街里，听喝相公来’之句，人传为笑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卷266载：“蜀（王建）以户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”^⑨又卷273载：“（后唐同光二年）十二月，乙丑朔，蜀主（王衍）以右仆射张格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”^⑩《旧五代史》卷71《张格传》载：“（张格）故宰相潜之子也。潜为梁祖所忌，潜遣人害于长水。格易姓名，流转入蜀。王建僭号，以格为宰相。……及建卒，蜀人以格为山陵使，格有难色。未几得罪，出为茂州刺史，……王衍嗣伪位后数年，复用为宰相。同光末，蜀平，格至洛阳，授太子宾客。任圜爱其才，奏为三司副使，寻卒于位。”^⑪

张格事前蜀，为宰相。前蜀亡，仕后唐为太子宾客。此处“孟蜀”当为“王蜀”之误。

《谈苑》的价值在于为史书撰写和今人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史料，为研究者了解杨亿的诗词创作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角度，其字里行间蕴涵的褒贬反映了杨亿自身的态度，也展示了宋初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世人评价。《谈苑》虽然只是杨亿与门人闲谈时所谈内容的记录，但是他常年接触政治文化中心，处身高位又是文坛领军之将，故此所载的内容对于研究宋初的史学、文献学、文学而言，都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，值得研究者来关注。

（责任编辑：闫丽）

①（宋）陶岳《五代史补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407册，第654页。

②（宋）张杲《医说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742册，第93页。

③《宋史》，第9872页。

④《长编》，第521页。

⑤《宋史》，第8855页。

⑥《旧五代史》，第982-983页。

⑦《宋史》，第9171页。

⑧《东都事略》，第558页。

⑨《资治通鉴》，第8689页。

⑩《资治通鉴》，第8927页。

⑪《旧五代史》，第944页。